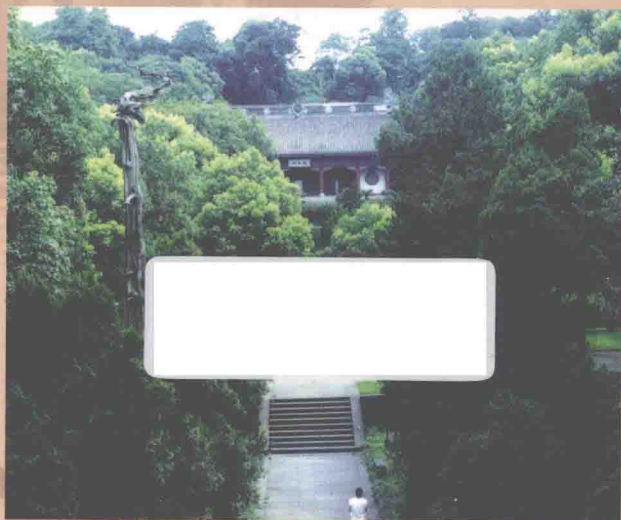


越地文化

——越王山风云



西泠印社 出版社

越地文化

——越王山风云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王山风云 / 张文汉著. —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6.9

(越地文化)

ISBN 7-80735-131-4

I. 越...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1446号

目 录

粉红色的绞索	(1)
桃色新闻背后的盗案	(32)
秘方传奇	(50)
阴差阳错	(72)
阳谋的火焰	(95)
难解难分主仆缘	(123)
冒名顶替	(151)
爱洒洛杉矶	(178)
女强人秘闻	(217)
金刚掌传奇	(261)
秦大律师	(288)
冷枪毁灭了爱神	(320)
越王山风云	(360)

粉红色的绞索

一

夜已浓。天很黑，广阔无垠的大地失去真面目。一列708次直达快车，像一支离了弦的箭奔驰在茫茫深夜的原野上。

临窗的座席上，天蓝色的窗帘，被风吹得啪啪作响。马大贵紧锁眉头，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他感到无比地惊恐和焦灼，尽管黑魆魆的树木飞快地从眼前掠过，可他还是嫌列车行驶得太慢，停得太久。

马大贵戴着一副墨镜，穿一套入时的西服。他这次上了列车就要远走高飞，但总感到心惊肉跳，脑海中交替出现着顶头上司和公安人员严肃的面孔。

他觉得车厢中每一个人都发现他在潜逃，都似乎在紧盯着他。

马大贵在喷吐烟雾时，扫视着车厢里的每一个旅客。火车每到一站，他就紧张地打量着新进入车厢的每一个人，蓦地，他发现有一双眼睛在盯视着他。他的心一阵紧似一阵狂跳。是坐在前三排位子上的一位年轻姑娘，她脸色微黑，尖尖的下颔微微上翘，穿着白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外罩红

色西装，两手捧着一本杂志，全神贯注地看着。马大贵一阵惊悸，自己从上车后只知道把眼睛盯在身强力壮男人身上，而忽视了女性。疏忽，严重的疏忽。现在的侦探队伍中女侦探还不少呢。她真是女侦探吗？看那线条柔美的身体，看那文静的样子多半是女大学生，是自己多疑了吧。马大贵稍稍地松了口气。一想，还是大意不得，他又暗暗地提醒了自己。马大贵隐约地感觉到，田共干他们的阴谋即将败露。而他，越都钻石花苑工程总务科长，则是唯一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的人，作为同案犯，公安机关即将把他逮捕归案，作为“活口”，同伙急于将他置于死地。他看透了这步棋，才毅然地携五万元现钞，在妻子李菊梅的掩护下仓皇出逃。他感到一个巨大的阴影在追逐着他，笼罩着他，这怎能不使他不惊恐万状呢？

列车又停下了。在这节车厢上车的几个旅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个有着一头浓密乌黑短发的小伙子。他身材高大，两只胳膊把短袖衫的袖口胀得鼓鼓的。小伙子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坐在马大贵斜对面那刚刚空出来的座位上。

马大贵在暗暗祷告：但愿这家伙不是自己的对头。所幸的是上车还没半个小时，小伙子已靠着椅背酣然入睡。马大贵那绷得快要断了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已是下半夜了。上下车的旅客也逐渐稀少下来。他感到小肚发胀，已经憋了好长时间尿使他难受得要命。无奈，他只好拎起提包向厕所走去，临开厕所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姑娘，她还在看书，小伙子仍在沉睡。

马大贵急忙走进厕所。这时门锁被人用钥匙从外面“咔嚓”一声拧开，瞬间，那个强壮的小伙子已经笑咪咪地站在他的面前，反手上了门锁。马大贵觉得头皮发麻，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你要干什么？”

小伙子滑稽地对他点了点头：“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不过，我得提醒你，你要是敢喊叫一声，我秦霸立刻就要你的命！”

看着秦霸瞬间变得阴森可怖的脸，马大贵什么都明白了。他不顾一切地想夺门逃窜，腹部却挨了秦霸狠狠的一拳，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搅翻了。他立脚不稳，一屁股跌坐在便池上，列车仍在行驶。他感到地板上的车轮在震颤。

“在这张纸上签上你的名字！”秦霸面目狰狞地对他命令道。

马大贵接过那张纸一看，原来是以自己的名义写的一份遗书。他明白了。死神正向他招手，末日即将来临。对于一个就要迈进地狱之门的人来说，生是多么诱人的字眼啊！他本能地想反抗想拖延时间。

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秦霸一下子看出了他的企图，揪住他的头发，用力往上一提。另一只手捏住拳头，猛地向他的脸部击去，马大贵一阵剧痛，只好在遗书上签字。秦霸从马大贵手中夺过提包，把已签上名字的遗书装在提包里，然后扳开已卸开一头的窗栏杆，打开车窗。

马大贵被秦霸抓住了脚脖和手臂，脸朝下地被提了起来，他的头已被送出车窗外，马大贵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他双目紧闭，等待着死神的降临。秦霸则面露微笑做着美梦：这真是趟美差，既完成了主子交办的差事，又得了一大笔现款。他正要把马大贵丢下去，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威严的断喝：“不许动！把手背到脑后！”

门口站着是一位年轻姑娘和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面对两个黑洞洞的枪口，秦霸知道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他只好乖乖地举起双手，任凭冰冷的手铐箍在他的手腕上。这是第三次了，秦霸在心中哀叹。

那个年轻姑娘叫郭瑛，毕业于省城警校。擒拿、格斗、跟踪、驾驶、射击都名列前茅。她有三年侦破工作经验。这次被派来协助检察院破获这起经济大案。

尽管郭瑛已预料到田共干等人决不会轻易放过马大贵，但却没料到他们竟会杀人灭口。这恰好是偷鸡不着蚀把米，给他们的罪行提供了有力的人证物证。

东方已露鱼肚白，郭瑛和赵剑武押着秦霸和马大贵走下车来。马大贵的伤势严重，加上他的神经已经紧张到崩溃的边缘，曾几次昏迷过去。

下车后，郭瑛让赵剑武押解秦霸乘车返回越都市。自己则将马大贵送往当地医院抢救。

秦霸还不到三十岁，可监狱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已经在那扇铁大门中二进二出了。

一阵悲苦攫住了他的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又将步入牢狱之门，而是感到对不起田共干，给他坏了大事。

西行的列车已徐徐进站。

一列在本站通过的南行货车风驰电掣般地从远处驶来。

一个逃跑方案在秦霸的脑海中迅速形成。

那列货车距秦霸的站立的位置只有几十米了，他猛地转过身向那列货车的另一侧跑去，当他刚刚腾身而过时，列车已排山倒海般呼啸而过。这时，秦霸将气沉丹田，双臂一用力，手铐的铁链便“啪”地挣断了。

赵剑武转身欲追秦霸，却被奔驰的货车阻住。他趴在月台上看清了秦霸的双脚，急忙掏出手枪瞄准，可在他正要扣动板机时又犹豫了，万一子弹打在飞驰的车轮上，跳弹就会伤着无辜的旅客。他正思考万全之策时，看到那双脚跟着列车奔跑几步后腾空而起，他便急忙收起手枪，抓住尾车的栏杆跃身跳上车去。

这惊险的一幕，把旅客和车站的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

赵剑武奋身跃上车顶。耳边风声呼呼，脚下的大地在颤抖，他急忙拉下警帽的防风带。在尾车和前一节车厢的连接处，他看到枕木像木梳齿一样地在脚下掠过，他紧张得手心里湿漉漉的，毫无疑问，从飞驰的列车上掉下去，无疑将会粉身碎骨。他目测了一下两节车厢的距离，想到必须拘捕的逃犯和自己的严重失职，他咬紧牙关，把心一横，脚下用力，腾空而起，竟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前面的车厢上。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他心里有了底。他迅速地拔出手枪，沿着满载原木的车厢一节节地向前跳跃着，搜寻着。他抬眼看去前面还有八节帆布蒙着的车厢，罪犯很可能就在那里藏匿着。他搜遍了所有盖有帆布的车厢后，失望攫住了他的身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竟连罪犯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秦霸逃到哪里去了呢？

二

电闪雷鸣，狂风呼啸，大雨滂沱。

一辆北京越野车在黑暗中冒着狂风暴雨向前急驰。

越都市刑警大队刑侦科长郭瑛斜倚在后排的角落里似乎已沉沉入睡，可她的脑海中却翻卷着巨澜，本案的件件往事浮现在她的眼前。

一天午夜，几名公安干警敲响了府城宾馆505房间的门，房间里传出一阵慌乱的男女低语声和杂乱的窸窣之声。又一阵敲门声响过之后，房门微启，露出一张惊惶的男人面孔，

“诸位，深夜造访，有何见教？”

“我们是府城公安派出所的，来检查一下客房。”

那个面皮黄瘦的男人掏出身份证蛮横地说：“鄙人肖风云，是香港桦品建筑公司副经理，我是安分守己的人，难道会有什么不法活动，有劳诸位大驾光临么？”

“这只是例行公事，请肖先生不要见怪。”说着话，为首的干警已侧身而入。

室内空无一人，为首的干警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旋即走向瑟瑟抖动的落地窗帘，将窗帘拉开——窗帘后面竟躲着一位俏丽的少女，她低垂着眼睑，用手绞着衣角。肖风云的瘦脸一下变白了。

“你叫什么名字？证件。”为首的干警向少女伸出手去。

“我……我叫水仙，没……没带证件。”羞怯的颤抖的声音。

“噢，没带。”为首的干警把脸转向肖风云。

“肖副经理，你们同居一室，请问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肖风云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我，我违犯了政府法令，我有罪。”肖风云一改方才那蛮横无理的态度，点头哈腰地说。

“我愿意把违法的事统统坦白交待，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接着他把在府城区嫖宿的事一一讲了出来。

“是谁把她介绍给你的？”

“是刘网，他是市建筑处一个工程队的队长。”

越都市刑警大队接到府城区的电话报告后，立刻派出一辆警车，把刘网带到了预审室。

预审员看了看这个40多岁的男人。问过自然状况后，就开门见山地说：“你认识肖风云吗？”

“他们公司投资越都花苑，和我们有业务关系。”刘网骨碌着两只圆鼓鼓的眼睛说。

“不仅如此吧。”预审员冷笑道。“那么你把水仙介绍给肖风云，这也是业务关系喽？”

刘网尴尬地张大着嘴巴，嘴唇微微颤抖，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却慢慢地低下头去，露出了早秃的头顶。几十分钟后，刘网无奈地供述了他介绍暗娼、嫖客的事实。

“还有别人参与这些活动吧？”

刘网两只眼睛在骨碌碌地转动。终于，他下决心——妈的，反正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你。我不能自个蹲大狱，让你们在外头享清福！刘网道：“工程队书记陆野流在香港考察期间去看过淫秽录像，还去看过脱衣舞。”

“陆野流是一个人去看脱衣舞的吗？”

“他说是五个人，我只知道其中有个人是田共干。”

“是谁？”预审员扬了扬两道浓黑的眉毛，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市城建发展处处长。”

.....

一道耀眼的电光闪过，把雨夜照得亮如白昼，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打断了郭瑛的思路。黑暗中助手张军“叭”地一声用汽体打火机点着了一支烟。

“你还没有睡？”郭瑛问。

“睡不着哇。”

“明天还有好多工作要做，不睡觉怎么行？还是想法眯一会吧。”

暗红的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暗，郭瑛毫无睡意，任思绪驰骋，谁也不会料到，这案子竟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拘捕了刘网、陆野流后，这几天的工夫就基本上搞清了他们的问题。陆野流的主要问题是利用职权进行要挟、引诱奸污妇女。除此之外还贪污了两万多元公款，在香港考察期间还受贿五千元港币。问题是在香港考察的八人中，他是受贿最少的一个。那五千元港币，是城建发展处副处长胡沙给他的，别人得多少以及钱的来源，他是一无所知。

案情越来越复杂，按规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案件归检察院管。鉴于郭瑛他们已插手这项工作，对案情较了解，因此公安局长在移交案件时，派郭瑛和他的助手张军、赵剑武协理此案。

对手田共干是个老谋深算、滑得流油的家伙，背后人们都叫他捉不住的“泥鳅”。对他的问题群众早有反映，市纪委也曾调查过，可就是一点把柄也抓不着。

郭瑛他们参与此案后马不停蹄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才摸到田共干一伙“成千上万元的挥霍公款”、“大量动用统分房屋”、“变卖建筑材料私下分赃”、“苦心营建了手眼通天的关系网”等线索。

据陆野流交待：按钻石花苑的合同规定，这个工程由我方出地皮，港商投资，第一期工程港商应拿出一千万元，盖好房子两家分。但现在工程已接近尾声，港商一共只拿来一百万元投资，所需工程款都是城建处贷款垫付的。这样港商等于无本获利，而田共干一伙不计利息损失，一个劲地把议价材料当平价材料贴进工程。这样，国家将损失一百五十多万元。

毫无疑问，田共干等人所以这么干，无非是牟取暴利，索取贿赂以中饱私囊。但其中的违法者不是平头百姓，而是领导干部，他们的作案手段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使你无法拿到证据。

对此案最强有力的直接证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钻石花苑工程总务科长马大贵，一个是港商桦品建筑公司董事长邵莹莹。马大贵现在受重伤住院昏迷不醒，杀人灭口的间接证人秦霸又逃得无影无踪。万般无奈，郭瑛才请示检察长，准备和邵莹莹直接交锋……

三

越都市郊有一座抱龙山，风景优美。后山脚下是一个自然的天乐湖，湖水清澈洁净，湖中鱼美蟹肥。山左是驰名中外的冷泉，矿泉水远销西欧各国。山顶有一神仙洞，洞深七十多米。外有古塔庙宇，据说是檀香老祖修仙得道之地。半山腰有一块平地，钻石花苑就建筑在这里。在九一年初，经市政府决定，与港商签定了修建钻石花苑的合同。

田共干斜倚在府城宾馆301号房间的一把躺椅上，尽管空调的冷风阵阵，可田共干却觉得周身躁热，心绪不安。

八十年代初，田共干在越都医院任副院长的时候，邵莹莹是该院的护士。每逢他感冒发烧需要注射，都是打电话让技术精湛的邵莹莹来为他服务。

邵莹莹长得清俊秀丽、天生丽质，使她显得那么楚楚动人。她皮肤细腻，手指似葱，近年40岁的田共干对这位24岁的姑娘早已垂涎三尺，只是没有机会才未能得手。

一个“五一”节的夜晚，邵莹莹患感冒躺在床上休息。田共干在会议厅堂而皇之讲完庆祝之类的话之后，乘人们都在观看文艺演出的时机，潜入了邵莹莹的卧室。他软硬兼施，她半推半就，了却了一桩风流债。从此之后，他们秘密往来打得火热。

一九八五年，邵莹莹要到香港去继承姑母的遗产，田共干为她到处奔走，促成了这件美事。

一九九一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已经当了三年城建发展处处长的田共干在省城机场翘首仰望，迎接合资钻石花苑港商的来临。

一架“波音707”客机徐徐降落。

一位珠光宝气、雍容华贵的夫人偕同随行人员从舷梯上缓缓走下来。她径直地向田共干走来：“田处长，还认识我吗？”田共干听着耳熟的娇滴滴的声音不禁一愣，待仔细看时，一阵狂喜顷刻涌上心头，港方经理却原来是自己的旧情人邵莹莹！她虽然开始发福，失去了当年少女的风采，但仍旧光采照人，艳丽无比，并且增添了以往所不具备的高雅神态和运筹帷幄的气质。

情人之间的业务洽谈当然是一拍即合。邵莹莹当即就向田共干发出了到香港考察和签定合同的邀请，真使他喜出望外。

在香港期间，田共干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大开了眼界，除了他们重叙旧情之外，在考察的十几天中，邵莹莹给他们一行的安排可谓丰富多彩。并单独领着他逛了几家青楼。田共干不解的是她竟一点醋意也没有。临别时，除彩电、冰箱等礼物外，邵莹莹又给了田共干两万港币，随行人员都有馈赠，真可谓慷慨大方。

可工程开工以后，田共干他们却只收到一百万元的施工费，另九百万元款子迟迟未到。正当田共干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样时，邵莹莹飞抵省城，电话召他去，一番耳边语一阵枕边风把田共干吹得五体投地，茅塞顿开，原来其间竟有如此奥妙！

于是，田共干偕同女秘书千方百计凭借豪华宴会、旅游观光等手段，搞到了大批贷款。一下子就把钻石花苑工程搞

“活”了。可是面对庄严的法律，田共干有时也不免心惊肉跳，可他总是以邵莹莹的话作为“座右铭”：“活着若能如此，也不枉来人世一遭。”哪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也值得。

近来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使他逐渐感到有些招架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随时有被岩浆吞噬的危险。

公安机关抓住了他的两个走卒！

案子已移交检察院，而检察长包海天是个“老包”式的铁面人物！

更令田共干恼火的是工程总务科长吓破了胆，这个獐头鼠目兔子胆的家伙竟鞋底抹油溜了，对这种人的处理当然只能是四个字——杀人灭口。这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我心狠手辣，不舍了这个“蹩腿马”难免满盘皆输。

秦霸是田共干雇佣的秘密保镖和打手，这当然是邵莹莹的主意。他们并不公开来往；只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接头，一旦案发，不至弄得互相牵连，狼狈不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检察院的人早想找邵莹莹面谈，多亏市里某些领导干涉才没让“大盖帽”们得逞。可包海天这个家伙却独断专行，竟让郭瑛连夜冒雨直扑邵莹莹的老家。哼！我让你们空去白回！

话虽这么说，可田共干的心仍像钟摆一样悠荡着。邵莹莹能顺利返港吗？给邵莹莹挂完电话之后。田共干为秦霸的事怎么也放心不下，他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着。蓦地，沉重的云层透出了一道亮光，他感谢爹娘赐给他的这颗特别灵的脑袋。

田共干往刑警大队打电话报案，钻石花苑总务科长马大贵顶不住你们施加压力，已经携巨款畏罪潜逃，请公安机关

迅速将马大贵逮捕归案。

清晨七点，郭瑛乘坐的北京牌越野车迎着瑰丽的朝阳驶抵浣纱市。

按照事先掌握的地址，郭瑛直接来到邵莹莹娘家住宅区的公安派出所，根据派出所同志提供的情况，知道邵莹莹昨晚已买好去越都市的车票，和邻居们说要去看一看工程进展情况。

郭瑛紧锁眉头，百思不得其解，她那楚楚动人微黑的瓜子脸毫无表情，她的头脑像高速的电脑一样飞快地运转着。越都市刑警队查钻石花苑工程及田共干等人的事风声很紧，邵莹莹和田共干之间不可能没有联系，怎么会飞蛾扑灯，主动上门去凑热闹呢？

郭瑛要了一张浣沙市的旅客列车时刻表仔细看了起来。这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像一个个小精灵在她的眼前跳动。猛然，她的眼睛被一红一黑两行数字吸引住了。好狡猾的女人，想金蝉脱壳！

四

浣纱市火车站里。一号台和二号台上已站满了人群。等待着列车的到来。“呜……呜……”一声长鸣，南行达越都市慢车和北行达省城的快车几乎同时进站。离开车只有3分钟了，一个颇具姿色的女人才风风火火地奔向检票口。她正是那位港商——邵莹莹。

临登上北行去省城的快车时，她迅速地瞄了瞄左右，确

信无人跟踪时才疾速登车。

此时此刻，邵莹莹的心情特别好。昨天夜晚她就接到越都市田共干打来的长途电话，让她火速动身赴港，他虽然没在电话中明说，可邵莹莹凭着“心有灵犀一点通”，已知警方连夜派人到浣纱市找她，她便想出了脱身之计。从现在起3个小时之后，就可以登上由省城飞往香港的班机了。那时候，谁奈何我？

汽笛长鸣，列车在《运动员进行曲》的管乐声中徐徐开动。邵莹莹长嘘了一口气，把头枕在靠背上闭目沉思。工程结束以后，邵莹莹自己就能有百余万元的赚头。自己一不操心，二不费力，仅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田共干略施小恩小惠就赢得了他们所有成员的信任和奉迎，真是不可思议。一个曾以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治理属下的干部，一个曾竭力喊叫着要廉洁奉公反对腐败的权势人物，几年中竟会变得为小义而忘大义，这是多么微妙的变化呀。大陆的钱所以好赚，还不是因为有一些田共干这样的“宝贝”干部么？

到香港之后的几年中，莹莹渐渐悟出了一条哲理：贪财和好色是男人的本性；漂亮的脸蛋儿和灵活的头脑则是女人的本钱。女人有了这两条，男人就会对你服服贴贴进而围着你团团转。大陆的一些男人也具备这种基本属性，只是，他们有时或带着面纱或带假面具，把真实面孔掩盖起来，只要你能煽起他们火一般的情欲，什么样的铁都会被熔化。

看着向后掠去的树木和原野，她的思绪也随之旋转，以致一男一女两二个青年坐在对面她都毫无觉察。待她转过头来，才看到面前这个相貌平平的小伙子。邵莹莹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色。

邵莹莹又把眼睛向那姑娘瞟去，她一下子惊呆了。造物